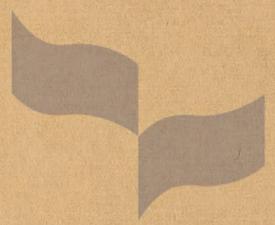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宋紀十五

起丁巳至壬戌凡六年

真宗六

武進薛應編集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  
上天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  
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  
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二月丁丑詔曰朕  
大庇烝民隆興至治彌綸闕失交屬於庶僚寤寐思  
賢屢頒于明詔凡此臣工若皆緘默獻納何裨况朕

躬攬萬機日披封奏詳延百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  
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用申誕告  
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  
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  
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乖當官  
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賦歛繁暴犴獄稽留並  
令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  
亦許非時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  
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爲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  
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廳事並置什器候及三年或屢

有章疏實能裨益符越常例別與升遷苟或職業  
聞公言罔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  
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  
待好爵斯縻是爲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  
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  
布周行以魯宗道劉焯爲右正言初諫章由閣門  
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  
爲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  
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  
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

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戊寅，宰相親王以下悉進秩。庚寅，封交阯李公蘊爲南平郡王。己亥，叅知政事陳彭年卒。彭年，撫州人，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

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  
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  
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  
異也 夏四月庚辰陳堯叟卒堯叟字唐夫閬中人  
父省華初事孟昶爲西水尉仕宋歷光祿卿知開封  
府生堯叟堯佐堯咨俱登甲科堯叟事親孝謹與兄  
弟恒侍親側堯叟平生唯此是稱云戊子邵州野竹  
生實以食饑民 五月戊申以王旦爲太尉侍中旦  
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  
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且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巳酉。熒惑犯太微。 巳未。奉太祖容

于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爲禮儀使。 六月戊寅。除昇

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聽民漑田。 庚辰。盜發後漢

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

治。葬。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

樵採之禁。 秋七月丁巳。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

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

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

王欽若相平章

凌策季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八月庚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旣不受

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會市賀皇后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

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

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

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

已能若是我自任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躄

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以李迪參知政事馬

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丙午帝幸王旦第視疾已酉王旦卒旦字子明大名

萃人祐之子也以進士及第致位首相會天下無事

李迪參政

馬知節知院

曹利用

任中正同知院

周起

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間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

姓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唯不諫天書一節，其爲過大矣。我死之後，當削髮。」

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張  
旻罷 冬十月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  
罪 十一月辛丑曹瑋平鬼留家族 乙卯大雪帝  
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  
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 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給  
貧民粥并瘞死者罷工役放逋負釋繫囚詔陝西緣  
邊鬻穀者勿筭 是年范仲淹爲集慶軍節度推官  
始復本姓其上表有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  
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之語用故事親切爲時所  
傳云

三年春正月壬寅賑河北京東饑辛亥賜壽春郡王恤民歌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 二

二月丁卯壽春郡王加太保進封昇王詔近臣舉常叅官堪爲御史者 三月丙辰諭先貸貧民糧種止勿

收 夏四月庚寅赦天下 閏月癸卯馬知節罷爲

彰德軍觀察留後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

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

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䟽言不宜以

神怪銜愚俗不報 五月壬戌詔諸州長吏存恤孝

弟力田者 丙戌西京民訛言妖如帽夜飛入人家

曹利用知院

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操兵自衛 六月  
乙巳訛言帽妖至京師民自夜達旦叫譟詔立賞格  
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  
即捕之尋詔捕嘗爲邪法人耿槩等棄市妖遂不興  
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  
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  
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因  
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  
特異 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辛亥彗出北斗  
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 八月甲辰立昇王受

益爲皇太子大赦百官加恩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郡王進封昇王至是立爲皇太子壬子以李迪兼太  
子賓客癸丑作元良箴賜皇太子 九月庚辰賜京  
師酺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  
大敗 張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  
遂罷知天雄軍 以楊億爲工部侍郎

三年春正月癸亥貢舉人郭禎等見崇政殿禎冒喪  
赴舉命典謁詰之即引咎殿三舉 契丹冊曹賢順  
爲燉煌郡王 二月乙未河南府地震 契丹以王

寇準復相平章  
丁謂叅政

繼忠爲南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食 丙寅御  
試禮部貢舉人翰林學士工部尚書錢惟演楊億等  
坐知貢舉失實降一官 夏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  
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巡檢朱  
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  
準判末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  
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  
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  
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

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  
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竒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  
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  
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  
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  
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  
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  
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  
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

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  
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  
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  
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  
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尹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  
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  
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  
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  
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  
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

欽若可謂以此始亦以此終

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  
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  
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  
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  
不懌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  
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叅  
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是月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徐境秋七月壬申  
以天書再見羣臣上帝尊號大赦曹璨卒璨字寶  
臣彬子善撫士卒亦有父風八月丁亥大會道釋

童行于大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辛卯太白晝

見 庚戌遣使撫恤京東河北水災 彰德留後馬

知節卒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宋初從征李

筠李重進有功領江州防禦使知節以父蔭補官自

少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

前退見王且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但恐驚動君相耳至是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己巳

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以次舉行爲永制

曹利用  
丁謂  
任中正  
周起  
樞使  
樞副

曹瑋  
金樞

十二月辛卯向敏中加左僕射寇準加右僕射麻下  
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  
命翰林學士李昌武密覘之回奏云敏中方謝客門  
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  
耐官職以曹利用丁謂並為樞密使癸巳以任  
中正周起為樞密副使處士李瀆魏野相繼而卒  
瀆字長源洛陽人野字仲先陝州人瀆即野中表兄  
也  
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僉書樞密院  
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羗情

每以竒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羗戎  
畏懷之 庚午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  
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特行賁典式慰營魂可特贈  
秘書省著作佐郎州縣存恤又詔曰故處士魏野服  
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  
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州縣存恤賜其  
家粟帛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向敏中卒敏  
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位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敏中勤政理慎采拔惜與張齊賢爭十萬之貲清  
議少之 夏四月乙酉有兩月並見于西南 復以

楊億爲翰林學士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受詔注釋  
御集又兼史館脩撰判館事 高麗求成于契丹

五月丁巳發粟賑秦隴始詔諸路置勸農使所至取  
民籍視其差等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  
陷歲凡農田事悉領之其諸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  
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 六月丙申寇準罷時  
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  
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  
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

李迪相平章  
馮拯樞使

丁謂並相平章  
馮拯  
時有三平章而拯則以樞府兼耳

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  
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  
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  
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  
月丁巳太白晝見辛酉京城大雨水壞廬舍 丙寅  
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  
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  
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 庚午  
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官周  
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

楊崇勳用比丁謂發禍  
仁宗而後海登樞長何也  
想太后庇之耳

嘗卧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  
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踈斥之使不  
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  
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  
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  
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  
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  
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  
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  
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

任中正  
王曾  
泰政  
錢惟演  
樞副

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

得貶也。雖然，準亦有以自取之，朱能何人，懷政何官，天書何事，乃附會以干進也。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十月，壬辰，以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十一月，戊午，召近臣于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此。」內出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

迪先拜相而謂蹤居其上宜  
迪不服也

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  
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  
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  
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  
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  
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  
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  
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  
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

無恥極矣

丁謂復平章

乃廸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

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甲戌。丁謂等請作天章閣。奉安御集。十二月己丑。王欽若加司空。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庚寅。議事資善堂。命張景宗侍皇太子。楊億卒。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性耿介。尚名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

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

張士遜 樞副

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  
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閏月京城穀貴減直發常平  
倉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手書宰相諭以輔  
導儲貳之意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 二月甲寅審

刑院言天下無斷獄 親策進士是科得包拯 庚

午以孔子四十六世孫聖祐襲封文宣公 三月京

東西水災賜民租十之五 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軒

轅 五月乙亥慮囚降天下死罪 六月丙午太白

晝見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

殿 八月馮守信卒守信字中孚滑州人以三禮舉  
于鄉歷官威塞軍節度使守信初以儒業發身行伍  
然本田家子知民間疾苦將兵治民寬簡有法人多  
稱之 壬戌營惑犯南斗 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冬十月壬子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 十一月  
王欽若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  
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  
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  
故貶時丁謂威權日甚起居注李垂未嘗往謁或問  
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

勢視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  
之罷知亳州 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  
加右僕射任中正工部尚書 詔遇慶會皇太子押  
班 高麗遣使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 二月庚子大赦癸  
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制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  
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寅帝不豫增劇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時太  
子幼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  
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

日王所須也。李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登騎去。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樞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

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  
時倚爲重 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  
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  
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  
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  
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雖有  
向敏中李廸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

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 庚  
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乙丑以生日爲乾元節丙  
寅封元儼爲定王丁謂馮拯曹利用悉進秩戊辰貶  
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  
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  
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  
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  
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  
制草謂改日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  
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劔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丁謂欲邀蔡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于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夏六月契丹主聞先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

隱等來吊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  
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已酉命  
叅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  
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  
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  
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  
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  
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  
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  
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

謂未必果有此心坐借此途  
之亦面天子也

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  
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  
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  
日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芘允恭  
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丁謂  
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成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  
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  
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  
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

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  
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  
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  
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  
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  
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

王曾相平章

呂夷簡  
魯宗道 參政

則亦出爲京西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  
簡魯宗道參知政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  
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  
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  
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  
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  
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  
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  
不果宗道先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頗厭其

錢惟演樞使

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真宗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至是皆獲擢用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辛卯貶丁謂崖州司戶叅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丁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

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  
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  
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  
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  
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  
謀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  
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  
至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  
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  
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初胡則坐丁謂黨降知信州

徙福州及謂貶崖州賓客盡散獨則間遣人至海上  
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  
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旣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  
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者嘗註易  
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  
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  
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  
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  
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  
推獎奪所賜服罷歸初江淮發運使李溥姦賊狼

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黃震代之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爲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八月乙巳太后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冬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陵以天書殉宋史贊曰真宋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灾異以杜其侈

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

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爲昏媾  
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  
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  
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  
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  
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  
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  
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  
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

張知白  
樞副

去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  
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  
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  
所鄙 甲戌吐蕃李立遵來附 丁巳王曾以帝初  
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  
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隻  
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  
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壬午以張知白  
爲樞密副使初賜兖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  
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

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  
始此 十二月壬戌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 加馮  
拯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  
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  
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脩國史於次相云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三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六

起癸亥至辛未凡九年

仁宗一

在位四年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寧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初來賀

長寧節 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摧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

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

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採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  
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  
人入芻糧者摧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  
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  
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  
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  
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  
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  
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

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  
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  
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  
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  
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  
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  
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  
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  
海或井或灘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  
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

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二月壬戌減

諸節齋醮道場 三月辛卯司天監張奎運上崇天

曆 夏四月丁巳詔近臣舉諫官御史各一人 五

月庚午詔禮部貢舉時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

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

一寘祁第十人呼曰大宋小宋庠初名郊李淑恐其

先已以竒中之言曰姓同國號名應郊天甚爲不祥

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 庚寅議皇太后

儀衛制同乘輿 六月甲辰罷江寧府溧水縣采丹

砂乙卯禁毀錢鑄鐘 秋七月辛巳蠲天下逋負時

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帝益務約  
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  
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  
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  
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  
律以田賞告者旣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  
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  
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八月減天下罪  
一等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  
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

至是以疾罷。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閏月戊戌，故相寇準卒于雷州。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知巴東縣，歷相位。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不豫，遣人取自洛，至則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逝。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插竹焚紙，相傳謂枯竹生筍，誠若是。準之至誠格天，不啻周公之感大風雷電矣。然黨朱能比懷政，蓋不能無間然也。要亦準之功大望隆，或者附會其說云。

己亥馮拯卒。拯字道濟，河陽人。初，拯父爲趙普勾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前，普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子，異日當至吾位。」果舉進士，位至輔相，豈爵位顯晦自有定數，固不問其人品之如何也。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旣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

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  
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  
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  
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  
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  
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十一  
月丁酉禁江南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  
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  
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至是詔江浙荆  
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戊午置益州

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三月癸卯王欽若上真宗實錄是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是科得尹洙周堯卿胡宿而葉清臣預焉夏四月辛酉詔三司歲

市紬絹非土產者罷之 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  
應中書奉表稱賀 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  
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  
于玉清昭應宮安聖殿書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  
而貪污者舉士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己卯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遂謁武成王廟 甲申太白入  
太微垣 九月辛卯祀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 十一月乙  
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  
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見踈

十二月庚午詔開封府每歲正旦冬至禁刑三日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于崇政殿二月詔陝西災傷州軍盜廩穀傷主者

刺配麟州牢城夏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

樓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

婦茶帛巳亥賜隱士林逋粟帛六月壬戌太白

晝見癸酉環原州屬羗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死

之秋七月丙午詔邊戶爲羗所擾者蠲租復役二

年八月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九月乙巳詔司

天監奏災異據占書以聞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

斗 辛酉以晏殊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摧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  
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蠶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  
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  
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  
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摧之 戊申王欽若卒欽若  
字定國新喻人舉進士甲科位至左僕射司空同平  
章事帝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予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惡時人稱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 十二月癸

王曾  
張知白  
並相  
張旻  
樞使

丑以王曾爲門下侍郎與昭文館大學士張知白  
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  
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  
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  
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契丹大閱聲言  
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  
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  
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莫如  
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  
果罷去戊寅太白晝見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張得象與流內銓同試百司人

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 三

月甲申詔轉運使提點刑獄罷勸農司 己亥鄜延

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夏四月壬子詔京東西

河北淮南平穀價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壬午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 己亥詔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

郡毋得薦送 是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閏

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

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

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

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胡宿爲揚子尉縣大

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濟之活數千人

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爲絹以給邊

費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  
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 官 已丑詔施州溪峒首領三  
年一至京師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  
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冬十月甲戌  
朔日食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賜一子官 十二月  
丁丑發米六十萬斛賑畿內饑 以蔡齊爲翰林學  
士時太后大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  
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叅  
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知河南府

夏竦  
拒副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朝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已未晏殊罷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戊辰以夏竦爲樞密副使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龍圖閣學士

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篇爲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二月癸

酉命呂夷簡夏竦脩先朝國史王曾提舉 丁丑西

域僧法吉祥等來獻梵書 三月戊申試禮部奏名

進士諸科賜王堯臣及第第一其諸一千七十六人

中又得韓琦文彥博趙槩 夏四月壬辰壽寧觀火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有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太白晝見 癸亥楚王元佐卒 六月甲戌祈

雨于玉清昭應宮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 秋七

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滑州決河時謝絳通判常州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脩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

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闈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

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  
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  
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  
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灾屢至則  
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  
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  
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  
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  
納之 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 以程琳爲  
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

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  
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  
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  
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  
捶之琳曰奴無自尊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  
卒論如法 冬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已丑頒新  
定五服敕 十一月丁酉朔以陝西旱蝗蠲民租有  
持杖劫人倉廩者詔減其罪知諫院司馬光奏曰周  
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  
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

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鄉村大擾不免廣爲收捕  
重加刑辟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放是勸  
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  
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  
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且將不可禁禦况降敕以勸之  
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  
更多也 壬寅復作指南車 癸丑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 十二月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  
官者毋赦號州知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  
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多抑

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

加罪。

真聖主

官

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二月

壬午張知白卒。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舉進士。歷

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先為龍圖閣待制。以朝廷重

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

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知青州。更踐中外。未

嘗為身謀。與王欽若多不合。及為相。慎名器。抑徼倖。

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賜謚文節。三

月丙申朔日食。壬子。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

張士遜  
姜遵  
范雍  
樞副

爲樞密副使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  
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  
叅決諸司事于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癸未命官  
減三司歲調上供物庚戌詔温州鼎州廣州貢柑子  
多不過千少或百數不得以貢餘爲名餽遺近臣致  
累擔負重爲人害犯者有罰自後鼎廣免貢 五月  
乙未朔交趾寇邊是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  
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  
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

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 六月丙寅罷戎瀘

諸州穀稅錢 秋七月壬子江寧楊真潤諸州江水

溢壞官民廬舍 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

撫賑卹乙亥河決澶州書九月乙巳遣使脩諸路兵

械 冬十月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

十二月甲子以范仲淹爲祕閣校理初仲淹上書言

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

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

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故有是擢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

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  
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  
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  
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  
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  
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后問  
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  
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  
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

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庚申朔魯宗道卒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及帝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

私人卒年六十四平生剛正疾惡少容然亦不爲小廉曲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簡肅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丙寅張士遜罷初士遜之

呂夷簡

夏竦  
薛奎  
參政  
陳堯佐  
副樞

入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旣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至是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時祥符知縣陳詒治吏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

去太后果怒而詰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辯事  
下樞密堯佐獨曰罪詰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  
者詰由是得免 癸酉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  
自殺時利用既斥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  
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置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  
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  
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  
及于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  
冤之 閏月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  
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

制舉及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  
選者又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  
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  
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乙丑詔  
受賕官勿蔭 辛巳契丹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  
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四月  
辛卯交阯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使來告以德政爲  
交阯郡王 五月庚申詔戒文弊 庚午詔先朝文  
武官自刺史少卿監以上並錄其後庚辰御承明殿  
臣僚請對日昃乃罷 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

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  
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  
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畏天戒也中  
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  
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  
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  
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  
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

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蓄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

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  
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  
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  
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  
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  
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  
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  
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  
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  
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

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

章禮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諛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  
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  
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  
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  
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  
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右司諫范  
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  
遂減守衛者罪 初太后受冊將御太安殿王曾執  
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

陳堯佐  
王曙 叅政  
夏竦 樞副

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秋七月癸亥以  
昭應宮災詔天下不復繕脩以二殿為萬壽觀乙酉  
罷諸宮觀使 八月丁亥朔日食詔罷天下職官田  
收其入均給之 辛卯以陳堯佐王曙並叅知政事  
夏竦為樞密副使己亥詔官犯賊母使親民 契丹  
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摧  
酤鹽麩之征馮延休韓紹勲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  
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  
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朴榜

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  
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  
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  
走黑嶺告變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  
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  
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以降丙午京師地  
震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十一  
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  
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  
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

姜遵  
樞副

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  
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  
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  
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  
能答。旣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  
河中府通判。庚午。詔周世宗後。凡經郊祀。錄其子  
孫一人著爲令。以姜遵爲樞密副使。遵知永興軍。  
太后遣宦者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  
躬督成之。因獲進用。陳堯佐繼知永興。奏曰。先賢墓  
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永久。乃一

且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護之

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瑋卒瑋字寶臣彬之子也通左氏春秋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卒年五十八謚武穆辛巳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范仲淹上疏

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

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  
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  
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  
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  
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  
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 范仲淹上疏論太  
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  
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  
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  
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三月賜進士八百二

十二人是科得李之才富弼唐介乙亥禁以財冒士  
族娶宗室女者 夏四月轉范仲淹爲殿中丞 五  
月丙辰大雨雹 六月癸巳呂夷簡上新脩國史  
秋八月上書者言摧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  
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  
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代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  
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旣差帖頭又役車戶貧  
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  
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膹今  
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

趙稹

多藏錙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推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摧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乙丑姜遵卒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舉進士知廬陵召爲監察御史知吉州高惠連發遵在廬陵時賊事按驗無狀降延州通判後歷官樞副長於吏事余無足稱唯識范仲淹 以趙稹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

也聞者以爲笑談 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 冬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潁許汝鄭鄆濟衛晉絳虢亳宿等二十八州軍鹽禁 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

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郊聽任子弟 二月癸巳詔復郡縣職田 三月以范仲淹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夏四月乙巳閱大樂 六月庚辰翰林學士宋綬上皇太后儀制 是

一時南北二主皆出宮

人大奇

南北皆女主臨朝

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  
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  
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  
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  
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  
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  
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  
子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毋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  
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  
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

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

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勵名節 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十一月丁亥，弛兩川礮禁。十二月甲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爲夏國公，以女歸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浙江圖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七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 二月癸

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丙午詔仕廣南者毋過兩

任以防貪黷 庚戌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

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

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

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

張士遜復相

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

晏殊 奉政  
楊崇勳 樞副

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從之殯于洪福院 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  
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  
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  
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夏四月知棣州王涉坐肩  
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五月遣使點檢河北  
城池器甲密訪官吏能否 秋七月丙申詔諸路轉  
運使舉國子監講官 王曙罷丁酉太白晝見彌月  
乃滅 八月辛丑以晏殊叅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  
爲樞密副使 壬戌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

倉卒中有斟酌

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  
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  
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  
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  
天意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  
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  
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  
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  
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九月庚寅以舊寶冊爲宮  
火所焚復作受命寶丙申皇太后出金銀器易左藏

緡錢二十萬以助修內 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  
紫微垣 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謝天地于大安殿  
謁太廟大赦改元 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遣  
楊吉授其子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  
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  
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  
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  
霸王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  
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

楊崇勳 樞使

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

崇勳爲樞密使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饑民遣使督視 二月戊戌彗星見于東北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乙巳

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

先農于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李垂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垂聊城人舜工其字也舉咸

平中進士累遷著作郎初以忤丁謂出知州事竟坎  
坳以終其身甲午皇太后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  
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  
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  
必易以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  
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  
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  
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  
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  
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

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壬子。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以進獻祈恩澤。

及緣親戚通表章 己未以張士遜爲昭文館大學

士尋命爲山陵使兼園陵使 初劉太后愛帝如已

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  
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  
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  
后垂簾日事 己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  
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  
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

李迪復相  
王隨參政  
李誥樞副  
王德用僉樞

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于皇后皇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  
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  
都知閻文應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  
誥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  
召還未幾復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  
為於是呂夷簡忌之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  
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  
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

用所奏事竒之以爲可大用遂拜僉樞 黜程琳爲  
汀州司馬帝御邇英殿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太  
后時嘗請立劉氏廟效唐武氏故事蓋與方仲弓同  
而人莫之知也唯侍讀王洙聞之 五月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  
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乙亥罷羣牧制置使 六月  
甲午朔日食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繼興李煜孟昶  
劉繼元劉鋹後 秋七月丁丑詔知耀州富平縣事  
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戊子詔以

旱蝗去尊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時蝗食草木幾盡  
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  
江淮仲淹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  
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  
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  
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  
綬綬固辭因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

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盡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大臣黨比罔上古今通患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擅爲進退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

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八月

甲午朔契丹使來弔慰祭奠 冬十月癸巳朔太白

犯南斗 甲午禁登州民采金 丁酉塋莊獻明肅

皇后莊懿皇后于未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

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

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甲辰詔以兩川歲貢

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須 兩太后

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楊崇

勲罷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勲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

呂夷簡復相

宋綬參政

王曙樞使

王德用

樞副  
蔡齊

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  
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並爲樞密副  
使時交趾虜其部人歛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謂不可納蔡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郤之不祥請  
給荆湖間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  
爲盜賊矣後數年蠻果爲亂十一月癸亥太白犯  
南斗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甲戌贈寇準  
爲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是月薛奎以疾罷  
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其民歲  
輸丁未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

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

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  
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  
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  
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  
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  
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  
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  
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  
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  
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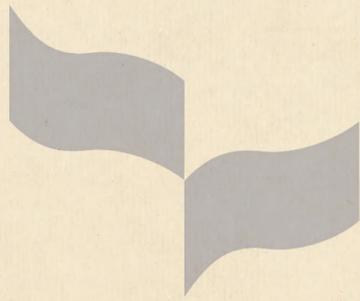
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  
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  
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  
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  
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丁巳  
詔明年改元 李之才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  
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  
以養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於書無所不讀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  
之才受易雍遂探賸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  
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  
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  
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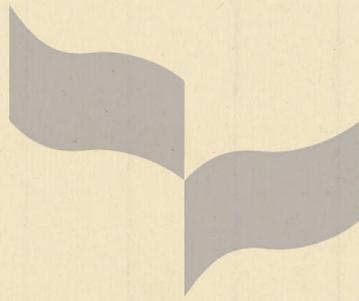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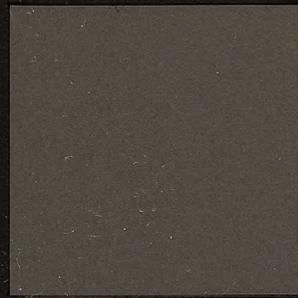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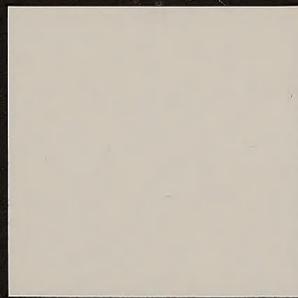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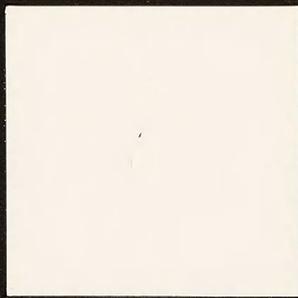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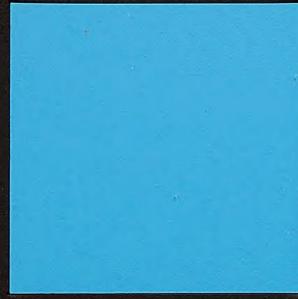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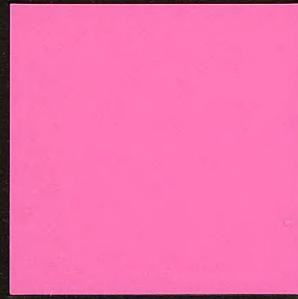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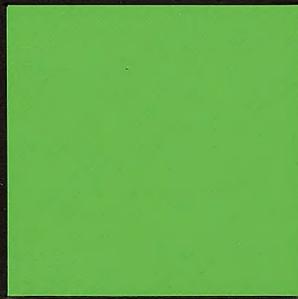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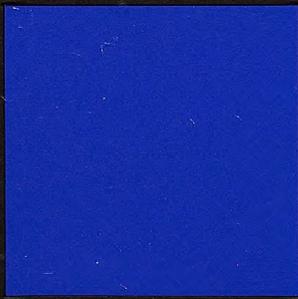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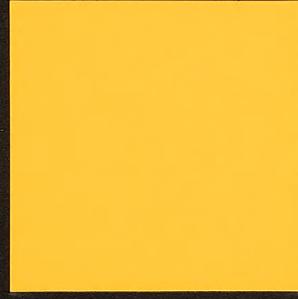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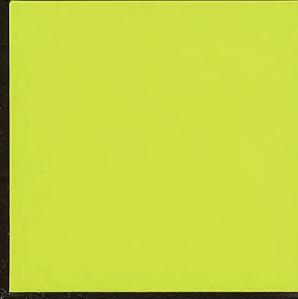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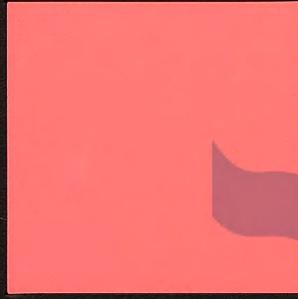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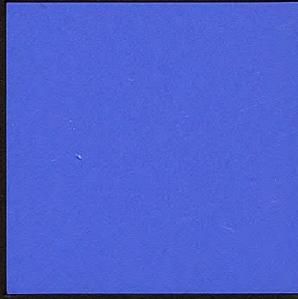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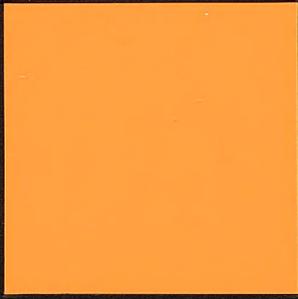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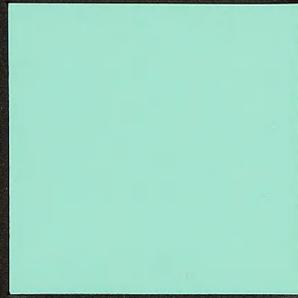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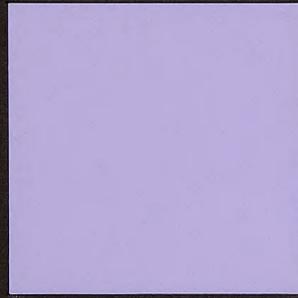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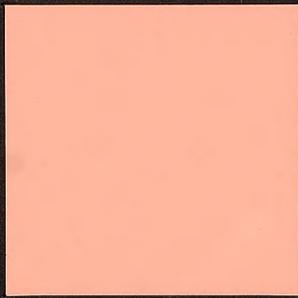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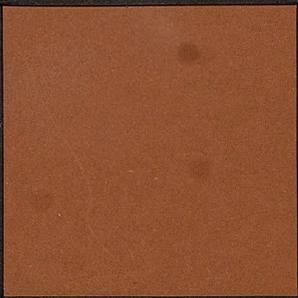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7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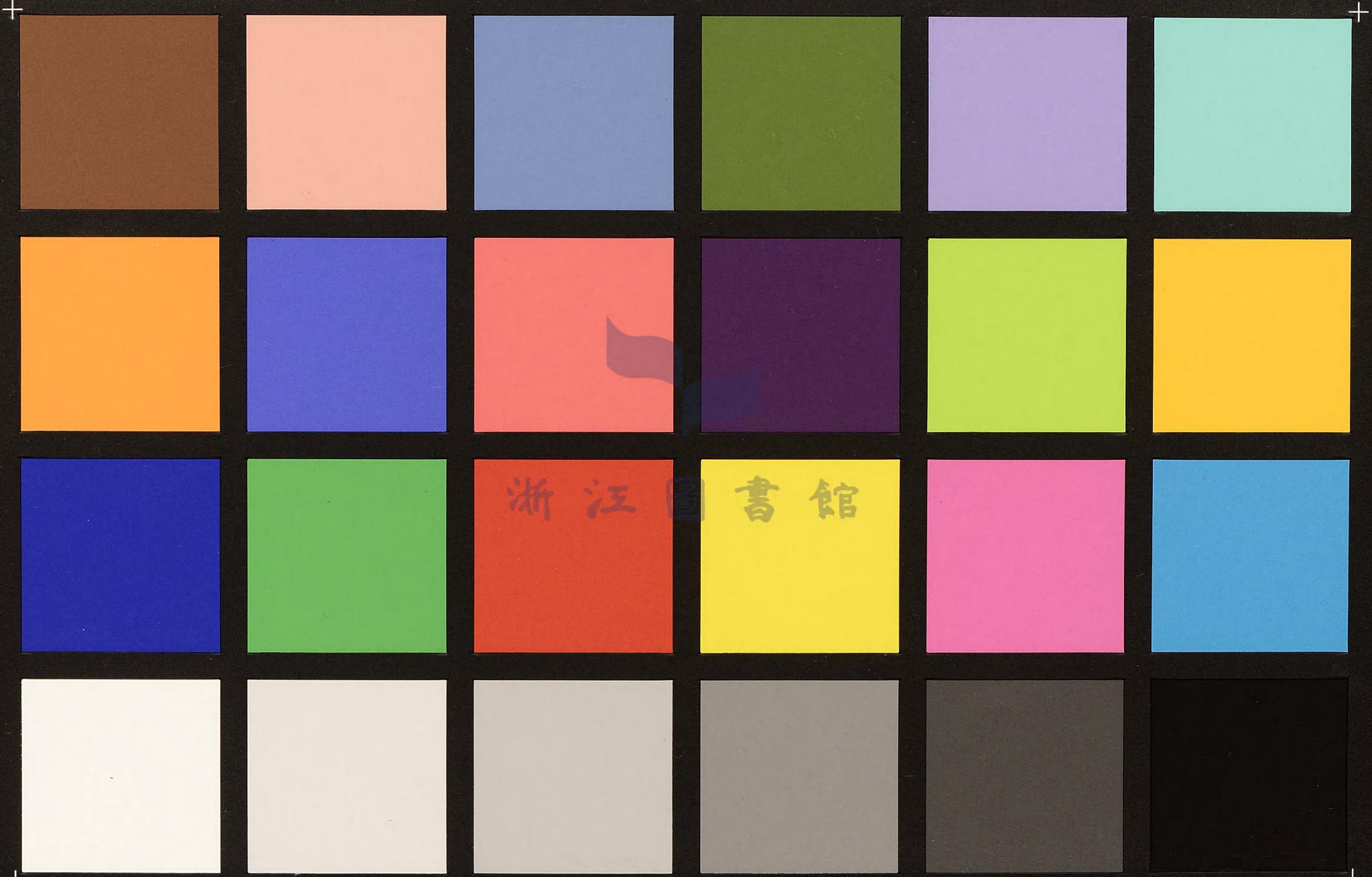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ColorMunki

100mm